



第一章

人生最紧要的时期，是受最早接触到的人和自然的熏陶而形成性格的时段；弗拉基米尔·萨宁却离开家人，在外边度过了这段时光。别的人都没有照料过他，任何一只手也没有管教过他，他的心灵就如此自由而独特地成长起来，如同野地里一棵树一样。

他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刚一回来，母亲和利达妹妹差点都认不出他了：他的容貌、声音、姿态变化不大，但是在他身上却显出一种思想上已趋成熟的前所未有的新东西，脸上也散发出一种新的神色。

他傍晚坐车到家，走进屋来竟那么宁静，好像五分钟前刚从此房间出去一样。他身材高大，头发是浅色的，肩宽背阔，脸上神色平静，只是两边嘴角微带嘲笑意味，从他身上瞧不出一丝倦意或者激动，以致母亲和利达欢迎他归来的那股吵吵嚷嚷的兴奋，也就当然然而平静下来。

他吃饭以及喝茶的时候，妹妹坐在他的对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她喜欢哥哥，只有那些狂热的年轻女孩对离家的兄弟才会如此喜爱。利达一直把哥哥想象成与众不同的人物，但是这所谓与众不同，却是她依照书本上的叙说自己创造出来的。她想把他的生活望作一个不为人了解的伟大人物的悲壮的斗争、磨难以及孤寂。

“你干嘛如此望着我？”萨宁只是微笑着问她。

这种殷勤以及微笑，配上出神的平静的眼光，就是他脸



上常见的神色了。

这种微笑原本是既漂亮又招人喜欢的，但是奇怪的是利达反而立即就不高兴了。她感到这种微笑是自满的表现，一点也没有受苦受难以及经历斗争的痕迹。利达一声不响，沉思默想着，转移目光，心不在焉地翻动一本书来。

午餐吃完了，母亲亲切而且温柔地摸了摸萨宁的头，并且说：

“如今讲一讲你在那边怎样生活，做过何种事吧。”

“做过何种事情？”萨宁微笑着反问，“如何说呢……无非是吃呀，喝呀，睡呀，有时干活，有时任何事都不干……”

起先以为他不想讲自己的事，但是母亲详问起时，他却很有兴致地叙说了起来。但是不知为何总让人觉得无论人家对他的讲述抱何种态度，他都没什么。他温和而殷勤，可是他的态度却缺少亲人之间那种非同一般的骨肉之情，仿佛这种温和与殷勤仅仅是出自他内心的一种当然的流露罢了，犹如蜡烛发光，对所有都给予同样的光亮。

他们走到通向花园的凉台上，于台阶上坐了下来。利达坐在低处，单独默默地倾听哥哥讲话。一股差不多觉察不出的凉意钻进了她的心里。她凭借一种年轻姑娘特有的敏感感到哥哥根本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样子，她就像看见陌生人那样腼腆害羞了。

黄昏来临，轻柔的夜幕降落在四处。萨宁吸着烟卷，轻淡的烟味以及花园里夏天的馨香味道融合在一起了。

萨宁讲到生活如何使他颠沛流离，他怎么只得多次忍饥受饿，四处流浪，他怎么冒险加入了政治斗争，而当这个事



业令他厌烦时，他又如何抛弃了它。

利达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一动不动地坐着，她不但漂亮，又有点令人觉得奇怪，正像全部漂亮姑娘在春天黄昏时那样。

越来越明白，她所想象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生活，根本既简单又平凡。而那种日子中所包含的某种特殊的东西，利达却觉察不出来。利达感到，那种生活很简单，很无聊，更还很庸俗。他只能住在一个什么地方，只能做一点什么事情，有时干活，有时显然是毫无目的地闲逛，贪杯好酒，同很多女人发生关系。因为这样的生活而遭到可悲的恶运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利达那颗喜欢幻想的女性的心却曾向往过这种生活。在他的生活中缺少总的观念，他对谁都不怨恨，也不替谁难过。

有些话他只是信口说出，利达听了却不知如何竟认为那些话真是不体面。比方说，萨宁匆匆提到有一段时光他手头很拮据，衣服穿破了，他只能亲自动手补裤子。

“你真的会补吗？”利达不由得带有一种受到委屈的困惑神情说，她以为这是不体面的，不是男子该干的活儿。

“以前我也不会，只是只得干，也就学会了。”萨宁猜到利达在想什么，于是微笑着回答。

姑娘轻微地耸了耸肩膀，便不讲话了，并且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花园。她感到就如同自己早晨醒来，幻想着阳光灿烂，却看到天空又灰又冷一样。

母亲也觉得有点难过。对于孩子在社会上没占有他理应得到的那种显贵地位，她觉得异常痛心。她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如今可该安顿得体面点了。开始她讲得慎重，怕



得罪儿子，但是看到他不注意听，马上就生气了，便带着老太婆那种隐忍的怨恨，固执地坚持起自己的主意来，好像儿子故意惹她发火一样。萨宁既不吃惊，也不发怒；他甚至就如同没听清她的话似的。他以亲切的无所谓的目光望着她，默不作声。只是当母亲再次问起：

“今后打算怎么生活呢？”

他才微笑着答道：

“随便如何吧！”

但是从他那平静而坚定的声音中，从他那双一眨不眨的明亮的眼目上，就能感觉出，这答话对她当然毫无意义，对他却有着无所不包的明确而深刻的意义。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叹息一声，停了一下，又伤心地说：

“唉，这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你已不是小孩子。……你们到花园一块去散步吧，眼下那里可好啦。”

“我们去吧，利达，真的。……顺便给我指点一下吧，”萨宁对妹妹说，“我已忘却花园是什么样子了。”

利达从沉思中明白过来，也叹了口气，于是站起身来。

他们并肩走上了那条通往潮湿的已昏暗的绿荫深处的小径。

萨宁家的房子坐落在城里一条最大的街上，但是这座城市很小，所以花园一直通到了河边，过河便是一片田地。这所房舍是老式的地主宅院，有些沉郁的剥蚀的圆柱以及宽阔的凉台，但是花园却很大，草木丛生，颜色发暗，如同一片贴近地面的墨绿色云彩。一到夜里，园子里就变得十分可怕，那时就仿佛有个行将就木的忧郁的幽灵在密林中以及老房子那些尘封的阁楼上飘荡。



这所房舍最上层的几间又宽又暗的大厅以及客厅都空闲着，整个花园里仅有的一条不宽的林荫道已打扫过，只留下一些枯干的树枝和被踩死的青蛙，现在全部质朴而宁静的生活都转到一个角落里去了。在紧靠这所屋子的地方，铺着黄灿灿的沙子；花坛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枝繁叶茂，五彩缤纷。那里还摆放着一张木桌，每当夏季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便坐在桌旁喝茶吃饭，此刻这整个小小的角落便会因为这种简朴宁静的日子而变得生趣盎然，这同这块必遭自然毁坏所以注定要失去的宽阔荒芜地方的忧郁之美是十分协调的。

当这所屋子隐设在绿荫中的时候，利达和萨宁的周围便有一些凝然不语的仿佛有生命一样沉思的老树突然出来，这时萨宁忽然搂住利达的腰肢，以一种不知是亲热还是凶狠的古怪声调说：

“你已经长成个美人儿啦！……第一个得到你的男子真是好福气……”

一股热流由他那肌肉发达、铁一样坚强有力的手臂传遍了利达柔软而娇弱的身体。她好像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野兽在向她的走近，感到有些难为情，身子哆嗦了一下，连忙躲开了。

他们已走到了河边，这里弥漫着潮气以及水气，尖尖的苔草沉思一般地点着头，对岸是一片逐渐远去的变暗的田地、蔚蓝而温暖的天空以及最初呈现的星星的白光。

萨宁离开了利达，不知为何用两手抓住一条粗壮树枝，咔嚓一声把它折为两段，扔进水里去了。一层层平稳的波纹起伏着，向四处扩散开，岸边的苔草就连忙弯腰点头，仿佛在向萨宁致意，如同欢迎自家人那样。



第二章

六点钟左右，阳光十分灿烂，花园里却已有了浅绿色的阴影。空气中弥漫光亮、寂静以及温暖。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在熬果酱，绿油油的椴树下发出一股股沸沸扬扬的砂糖以及马林果又香又浓的气息。

萨宁从早晨起就在花坛旁忙着，设法把那些被炎热以及灰尘压倒的枝条扶起来。

“你最好先拔掉全部杂草。”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穿过袅袅升腾的淡蓝色的炊烟看着他，劝他说：“你只要吩咐格鲁尼卡一声，她就会代替你办好了……”

萨宁抬起了满是汗珠的欢快的面孔。

“干什么呀，”他甩开那粘在额头的头发说，“就让它随便生长去吧，所有绿色的东西我全部都喜爱。”

“你真是个怪人！”母亲慈爱地耸了耸肩膀，不以为然地说，但是不知怎么她对他说的那句话却很高兴。

“你们自己才是怪人呢！”萨宁以充满自信的声调答道，接着走进屋里去洗了手，回来便舒展而平静地坐在桌边一张藤圈椅上了。

他感觉十分良好，轻松而又快活。绿荫，太阳，蓝天闪着明亮的亮光，涌进了他的心头，使他全部心中都充满幸福之感，他的心也朝它们袒露开来了。那些大城市，以及城市里急促地喧嚣与忙乱紧张的生活，都令他反感透了。眼前周围是一片阳光与自由，而前途并未使他觉得忧虑，由于他准



备从生活中获得它所能提供给他的所有。

萨宁眯缝起眼睛，接着又伸了个懒腰，十分快活地把自己强健有力的肌肉伸直然后又绷紧起来。

一股平和而微微的凉风吹来，于是仿佛整座花园都在作短促的深呼吸一样。一群麻雀在吱喳乱叫，时近时远，狡猾而匆忙地谈论它们那种渺小的、非常重要的却又不为人所了解的日子，而杂色的猎狐狗米尔吐出红舌头，竖起一只耳朵，蹲在新鲜的青草丛中宽厚地倾听着鸟雀的叫声。树叶在头顶上低声簌簌作响，叶片的圆影在平坦的黄沙路面上悄无声息地颤动着。

儿子的平静令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大发脾气。她喜爱自己全部的孩子，同样也很喜爱他，可是正因为喜爱，她才心情激动，想要惹恼他，并且刺伤他的自尊心，侮辱他，——只要她的话语与她对生活的想法受到重视就行了。她在自己漫长的日子中，随时都像那埋在沙土中的蚂蚁一样，不停地营造家庭幸福的脆弱易碎的大厦。这是一长溜如同兵营或医院那么沉闷而单调的建筑物，由一些微小的砖头砌成，她如同个平庸的建筑师，把这些砖头视作是生活的装饰物，实际它们有时给她增添麻烦，有时惹得她发火，有时使她害怕，而且时常使她忧愁。可是她依旧以为只能这样生活。

“哎，好吧……往后还会这样么？”她瘪着嘴唇问，一面假装专注地注视着果酱盒。

“以后如何呢？”萨宁反问，接着打了个喷嚏。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感到他有意打喷嚏欺负她，虽说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她却见怪了，气愤了。

“你们这儿真好！”萨宁富于幻想地讲。



“还不错……”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气还没消，于是矜持地回答。但是对于儿子赞美住宅与花园，她却很兴奋，因为像对可爱的亲人一般，她连同这些东西都处惯了。

萨宁看了看她，便疑虑着说：

“假如您不拿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来打扰我的话，那就行了。”

讲这话全部的温和声调与这句得罪人的话互相矛盾，弄得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清楚她是该生气，还是该高兴。

“我该如何看待你呢，”她叹惜地说，“你小时候就那么不正常，可是如今……”

“可是如今怎样？”萨宁高兴地问，好像指望听到什么非常愉快、非常有趣的话一样。

“可是现在全部好啦！”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刻薄地回答，然后又挥了挥勺子。

“哎，那就好啦！”萨宁冷笑了一声，接着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看，诺维科夫来啦。”

一个高大身材、浅黄头发的漂亮男子从住所里走出来。他这件红绸衬衫紧密地贴在略显肥胖却很魁梧的漂亮的身躯上，在太阳下耀眼地闪烁着红色的光点，他的蓝眼睛亲切而懒洋洋地看着。

“你们总是吵架！”他从远处就以这种懒洋洋的亲切语调拖长声讲道，“真的，吵些什么呀，真是的！……”

“瞧，妈妈以为希腊式的鼻子对我更合适，但是我认为随便哪种都得谢天谢地啦！”

萨宁斜眼看了看自我的鼻子，笑了一声，便抓起了诺维科夫那又厚又宽的手。



“哎，算了吧！”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恼怒地说。

诺维科夫响亮而欢愉地笑起来，接着在绿色密林中那巨大而徐缓的回响也温厚地纵声大笑了，好像那里有个善良而平和的人在为他的欢乐心情而高兴一样！

“看你说的！”萨宁带着滑稽的困惑神色说。

“哎，这你可是也活该！”

“咳！”萨宁喊叫起来，“假如你们两人异口同声全都来对付我，那我就得离开啦！”

“我自己大约得立刻走开啦！”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说，满怀一种突如其来的、主要是对她自己的不高兴的气恼心情。她猛然把果酱从火炉上端下来，也不对谁看一眼，便走入房里去了。花狗米尔由草丛中窜出来，竖起两只耳朵，在后边不解地望着她；接着用鼻子蹭了蹭前爪，又留心地看着屋子，便跑到花园深处做自己的事去了。

“你有烟卷吗？”萨宁问道，他对母亲离去十分满意。

诺维科夫懒洋洋地往后仰着自己那高大而平稳的身子，拿出了烟盒。

“你根本用不着招惹她，”他用亲热的责备语气拖长声说，“她是老女人呀……”

“我如何招惹她啦？”

“就是……”

“‘就是’什么？……她自己招惹我啦。老兄，我从不向人家要求什么，只愿他们也让我宁静吧……”

他们都不出声了。

“喂，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大夫？”萨宁问，一面注意观察那些在他头顶上边纯净空气中袅袅上升的雅致奇异的烟



圈。

诺维科夫正好想别的事情，没有马上回答。

“过得不怎的……”

“如何不好？”

“就是这样不好，总之……无聊得很。这座小城令人厌烦死啦，没事可做呀。”

“你还无事可做么？只是你自己却抱怨，就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呀。”

“我讲的不是此意思。……不能恒久只是看病再看病啊。还有别的一种生活呀。”

“但是谁妨碍你过别的一种生活呢？”

“哎，这就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啦！”

“有多么复杂呢？……此外你还需要什么：你年轻、英俊、强壮。”

“这还根本不够！”诺维科夫带着善意的讽刺反驳讲道。

“如何对你说呢，”萨宁微微一笑，“或许，这甚至太多啦……”

“可是我感到不够！”诺维科夫笑起来；但是由他的笑中，可以听得出萨宁讲他漂亮、壮实和强健之类好话让他高兴，也可以听得出他有一些发窘，如同个相亲时的小姐似的。

“你缺少一些东西。”萨宁思考着说。

“缺少何种呢？”

“缺少对生活的真正思考。……瞧，你由于自己生活单调而觉得苦闷，可是假如有人号召你抛掉一切，到什么地方去的话，你就恐惧啦。”



“到哪种地方去呢？莫非去当流浪汉么？哼！……”

“哪怕当流浪汉也好！……你要明白，我看见你就想：时机一到，这人就能为争得有一部俄罗斯帝国宪法而一生蹲在施利色堡^①里，被剥夺各种权利，失去自由以及所有……可是宪法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一讲到要改变个人可厌的生活，去寻找生活的旨趣与意义，他立刻就产生一个问题：靠什么生活呢，我自己是个强壮有力的人，假如失掉自己的薪金，因而失去早晨的茶点、绸衬衫与活领子，我不是会全完吗？……真真奇怪啊！”

“这也完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前者是理想的事业，但是后者……”

“后者又是什么？”

“嗯……如何讲好呢……”诺维科夫接着弹了一下手指。

“瞧你如何讲吧！”萨宁打断他的话说，“你马上就有遁词啦！……我坚决不会相信，为宪法发愁，与为自我个人生活的苦恼相比较，前者将你折磨得更厉害，但是……”

“唔，这倒是真正个问题。或许是更厉害吧！”

萨宁心烦地摆了摆手。

“算了吧！如果割掉你一个手指，比起割掉一个别的俄国人的手指来，你会感到更疼些……这完全是事实吧！”

“或许是犬儒主义吧！”诺维科夫本想讲句尖刻话，结果却只是显得可笑罢了。

“就算如此吧。但这是实情啊。现在不只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不但没有宪法，甚至就连宪法的影子

^① 施利色堡是沙俄监禁政治犯的地方。



也没有。你苦恼，是由于你个人生活使你快；根本不是因为没有宪法！要是你不这样讲，那你就是撒谎。你明白我要对你说什么，”萨宁那双明亮的双目中闪动着愉快的火花，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如今你苦恼，不是因为生活总使你满意，而是因为利达直到现在也没爱上你。这是实话吧？”

“哎，你简直是在讲傻话！”诺维科夫喊起来，脸红得如同他那件红衬衫，他那双善良而宁静的眼里涌出了最纯洁真挚的受窘的眼泪。

“除了利达，全部世界你都看不见，这该有多么傻啊！……你从头到脚显然都流露出一种渴求——就是得到她。但是你却说——这是傻话！”

诺维科夫怪异地抽搐一下，便在林荫道上走来走去。如果这话不是利达的兄长讲的，他也许会觉得难为情，可是这样说利达的正是萨宁，他感到非常奇怪，甚至都没怎么搞懂他的话的意思。

“你要明白，”他嘟哝说，“你如果是想象，要么是……”

“是什么？”萨宁微笑着问道。

诺维科夫望着一边，沉默地耸了耸肩膀。另一个结果就是断定萨宁完全是个不道德的坏人。但是这点他不能对萨宁讲，因为从中学起，他便一向对萨宁怀有真挚的热爱。如此讲就等于说他诺维科夫喜爱一个坏人，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诺维科夫心里又混乱又高兴。他对于提到利达的事感到痛苦与羞耻，但是由于他自己怀着丰富而深沉的情感对利达又爱慕又崇拜，这就不能由于萨宁提到此事而生他的气了：这件事使人难受，同时却欢乐得很。如同有人用热乎乎的手抓住他的心轻轻地捏了一下一样。



萨宁不再讲话，只是微笑着，他的微笑是那么殷勤而亲切的。

“喂，想出一个词儿来吧，我还等着哪，”他讲道，“我并不着急。”

诺维科夫依旧在小径上走来走去，看得出来，他从心目里感到痛苦。米尔跑过来，担心地望了望周围，于是蹭起萨宁的膝盖来。这条狗大约对什么事情感到很快活，便想让大伙都知道它的欢乐事儿。

“你可真是我的一条好狗呀！”萨宁抚着它说。

诺维科夫竭力抑制自己不再争辩，但又担心萨宁不再提及那件他在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事。而且他脑海里所想得起的一切事情，同想念利达相比，都仿佛是空虚、乏味而又没有生气似的。

“但是……但是季利娅·彼得罗夫娜在什么地方呢？”他不由自主地问起的正好是那件他想问而不便问的事情。

“利达么？她还能在什么地方呢……在林荫道上同军官们散步。此时我们这里一切的小姐都在林荫路上呢。”

维诺科夫受一股模模糊糊的妒忌情绪的使人苦闷的刺激，便反驳讲道：

“利季娅·彼得罗夫娜……是那样聪慧，那样有家教，怎么居然跟那些头脑简单的先生们一块消磨时间呢？”

“哎，朋友！”萨宁冷冷地笑一声，“利达年轻，漂亮，健康，就如同你一样……甚至还要更强些，由于她有一种你所缺少的东西，就是对所有的渴望！……她想明白一切，体验一切。……你瞧，她来了……你只消看她一眼就会清楚啦！……多么漂亮啊！”



利达比兄长个子矮些，生得却漂亮多了。令人羡慕不已的是那娴静温柔的性格与敏捷有力的行为在她身上结合得那么巧妙迷人，再就是那双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热情而高傲的神采，还有那温柔而响亮的声音，这些都是她引为骄傲并且常常卖弄的。她仿佛一匹年轻漂亮的母马，迈着碎步，微微摇晃着整个身体，灵敏而自信地撩起自己那灰色的长连衣裙，由台阶上走下来了。她身后跟随着两名年轻英俊的军官，穿着锃亮的靴子以及紧身的马裤，马刺囊囊直响，声音十分大。

“这是讲谁漂亮呢，难道是说我吗？”利达问，用她的美貌、女性的鲜艳以及响亮的声音使全部花园增色生辉。她向诺维科夫伸出一只手，并且朝哥哥瞟了一眼，她对他一直不能适应，也弄不清楚他什么时候是开玩笑，什么时候说的是正经话。

诺维科夫紧紧地抓住她那只手，满脸通红，双目竟涌出了泪水。但是这并没引起利达注意，她早已习惯于享受他用那种胆怯而又崇拜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所以这并没使她动心。

“晚上好，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先生！”那位年纪稍大些、发色浅些、长相英俊些的军官弯下身体，活像一匹热情而快活的公马，咔嚓一声碰响马刺，如此说。

萨宁已经明白他姓扎鲁金，是个骑兵大尉，现在正在拼命地追求利达。而另一位军官是中尉塔纳罗夫，此人一直把扎鲁金当作模范军官，每处都学他的样儿。只是他却沉默寡言，不大机灵，面孔也不如扎鲁金英俊。

塔纳罗夫一样也把马刺弄得咔嚓一响，却没讲别的话。



“正是说你呀！”萨宁故做严肃地回答妹妹说。

“当然，自然……真是漂亮，而且是没法形容的漂亮！”利达笑了，又朝哥哥的脸上扫了一眼，便连忙坐进圈椅里。她把双手举到头上，所以那高耸而极富有弹性的胸脯便凸现出来。她开始摘帽子，把一个如同针尖似的长帽针掉落在沙地上，面纱也缠在头发以及帽簪当中了，“安德烈·帕夫洛维奇，请快来帮帮忙！…”她抱怨而卖俏地朝沉默寡言的中尉讲道。

“是的，真漂亮！”萨宁眼光没有离开他，思虑着说。

利达又以不相信的目光瞟了他一眼。

“我们这儿的人全都是漂亮的。”她说。

“我们能算什么，”扎鲁金毗着白牙笑起来，“我们只不过是简陋的布景，这布景只是为更清楚、更加优雅地衬托出您的漂亮！”

“你真善于辞令呀！”萨宁惊讶地说，从他声音里隐约能够听出讥笑的意思。

“利季娅·彼得罗夫娜可以使所有人善于辞令！”沉默寡言的塔纳罗夫讲道，一边帮利达摘帽子，帽子却扯住她的发丝，所以她又好气又好笑。

“您也同样善于辞令啊！”萨宁惊奇地拖长声讲道。

“别管他们啦。”诺维科夫怀着十分满意的情绪，虚情假意地小声说。

利达皱紧眉头直接望着哥哥的眼睛，萨宁从她明亮的眼珠上十分明显地看出了如此的意思：

“不要认为我看不出这都是些什么人！可是我偏要如此！这使我欢乐！我不比你蠢，我明白该怎么办。”



萨宁对她报以微微一笑。

帽子最终摘下来，塔纳罗夫欢乐地把帽子送到桌子上。

“哎，瞧您如何啦，按德烈·帕夫洛维奇！”利达立即变换眼色，又抱怨而卖俏地喊叫起来，“您把我的头发都搞乱了。……如今得进屋里去了……”

“这我永久也不能宽恕自己！”塔纳罗夫惊慌失措地嘟哝着。

利达站起身来，撩着连衣裙，高兴地感觉出男子们投向自己的眼光，不由得笑起来，便弯身跪上了台阶。

她走开以后，全部男人都感到自己自由多了，也不知怎么马上就跌坐下来，他们慢慢坐定了，甚至男人们碰到年轻漂亮姑娘在场时常见到的那种神经质的动作紧张的感觉也消散了。扎鲁金拿出烟卷，并且过瘾地边吸边谈。能够听得出来，只是出于时常与人交谈的习惯，他才讲话，而心中想的却完全是另一码事。

“今天我劝利季娅·彼得罗夫娜抛弃一切，全心去认真地学习唱歌。就凭她那副嗓子，肯定有前途！”

“亏你想得出，可真是一条好出路！”诺维科夫斜视着一旁，闷闷不乐地反驳讲道。

“这条出路有何不好呢？”扎鲁金带着诚挚的惊异问，甚至将烟卷都放下了。

“女戏子是何东西？——就是妓女！”诺维科夫忽然气愤地回答。

他讲的这话使他痛苦以及焦急不安，由于他妒火中烧，
他厌恶那个女孩，他厌恶他的肉体的女人，将在别的男子们
面前表演；或许还厌恶男人的、透骨透肉体的、使他愤怒



恶、更加媚人的衣着，他就感到难受得要命。

“您说得太过分了。”扎鲁金略微抬了抬眼眉。

诺维科夫憎恨地看着他：在他心目中，扎鲁金正是那班想追他所爱的女孩的男人的一个，而扎鲁金生得很英俊，这更叫他怒火冲天。

“半点也不过分。……女戏子几乎是赤身裸体地登台，扭扭捏捏，再表演一些淫荡动作，给那些明天就会如同付过钱离开妓女一般离开她的人看。没话可说，确实太好啦！”

“我的朋友，”萨宁反驳讲道，“每个女人对人们十分欣赏她的身子都会感到欢乐的。”

诺维科夫恼怒地耸了耸肩膀。

“你竟讲出如此下流的话来！”

“鬼清楚这话下流还是不下流，可这是实情。利达要是登台表演，肯定是很动人的，我必定去看。”

这番话虽说触动了全部人的本能的、贪婪的好奇心，可大家总还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扎鲁金自认为比别人聪明伶俐，认为自己有义务让大家脱离这种尴尬的局面。

“可是您认为女人该做什么事呢？……嫁人？……上高等学校去毁掉自己的才华？……要明白这样做就是对给了她厚礼的大自然的犯罪举动呢。”

“哟，”萨宁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说，“我怎么就没考虑过这是犯罪举动呢。”

诺维科夫一旁幸灾乐祸地笑起来，却有礼貌地反驳扎鲁金讲：

“为何是犯罪举动：一个好母亲或者一个好医生比任何一个女戏子都有用千百万倍啊！”